

青春岁月

蜂窝煤里的温情

□刘小兵 文/图

上世纪九十年代前，蜂窝煤是平常百姓家生火做饭的主要热源。圆圆的腰身，中间均匀地留着一圈圈空洞，外表看起来像个“黑藕”似的。

那时我们一家住在一个小镇上，镇里有家煤店，专门做蜂窝煤。一年到头，我家总要烧去上千公斤的蜂窝煤。煤在搬运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破损，这些碎煤积累多了，慢慢就在杂室里堆成了像小山似的煤包。父亲见了，总要利用周末的时间，从朋友家借来做蜂窝煤的工具，自己做起蜂窝煤来。

那工具是在圆铁筒里焊十二个铁杆，然后铁杆上套一块四至五公分厚的铁板，铁板上均匀地分布着十二个圆洞，铁板中央再焊一根10公分的铁棍。做蜂窝煤时，只需两手按动铁棍上的小铁片，一个圆润乌黑的煤球就算做成了。

做蜂窝煤是个力气活。父亲往往不让我们哥儿仨插手，怕我们光顾着好奇，误了学习。那时，我已上了初中，正是青春发育时期，长得人高马大的，做蜂窝煤理当不在话下，加之青春的叛逆更加重了我对做蜂窝煤的好奇。有一次，趁着父亲正在给煤淋水的当儿，我蹑手蹑脚地提起煤具，学着父亲的样儿，重重地在一堆湿煤上顿了两顿，然后，用劲一按棍上的小铁片，一团干湿均匀的新煤球就在我手中诞生了。不想，一会儿就被父亲发现



了，他扬起手刚要喝斥我，一低头又看见了地上我刚做好的蜂窝煤，高扬的手便放了下来。父亲转而和蔼地对我说：“先把学习成绩搞上来，我才让你做煤球。要是整天想着做蜂窝煤，不好好学习怎么行！”

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，更主要是在父亲面前显示我已长大了，我把父亲这句话记在了心里，时时鞭策着自己，决不能在学习上给父亲丢脸抹黑。慢慢地，我的成绩冲到了班上的前茅，父亲看着他的激将法奏了效，对我做煤球也就网开一面。又过了几年，父亲由台前退到了幕后，我当仁不让地担起了家中做煤球的担子。

有一次，我和邻居王叔叔家同一天做煤球，半途突然下起瓢泼大雨，把我们两家刚做好的煤球淋得七零八落。掌灯时分，王

叔叔敲开了我家的门，尴尬地搓着手说：“煤全给打湿了，连做饭的煤球都没了，能不能借我两块干煤球？”其实我家也没干煤球了，可父亲丝毫没有犹豫，夹起灶膛里的热煤就给了王叔叔。那晚，我们一家只是把中午剩下的面条热了热，就简单地对付了过去。我怪父亲不该把热煤球借给别人，可父亲却告诫我说：“送人一团煤球，就是给人一个方便，大家都是邻居，相互照应，就多了一份温暖。”

后来，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，人们都不再烧蜂窝煤了。但每每看到那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煤球时，就会想起父亲当年善良的举动。虽然父亲已离世6年了，但他朴实的话语依然还那么坚强有力地敲打在我的心扉上，温暖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……

家庭相册

母亲的麻花辫

□刘亚华 文/图



冬日的上午，和煦的阳光温暖怡人，我和母亲一人搬了张凳子，倚靠在墙角边晒太阳。我拿了本书漫不经心地看，母亲拿了针线筐，准备纳鞋底。

眼睛涩了，我抬起头，发现旁边的母亲正在拔白头发，她侧着头，将头发撩到一边，一缕一缕地翻找，报纸上摆了不下三十根白发了。

母亲发现我注视她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说：“这白头发怎么这么多，拔都拔不完！”顿时，我心里辛酸极了，转过头，擦了擦眼角涌出的泪花。

母亲原来肤白细腻，五官精致，有两条乌黑油亮的长辫子，是我们这儿十里八村的大美人，我曾经看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，黑白色依然藏不住母亲的青春活力。特别是那两条大辫子，着实是令很多人羡慕不已，母亲也像宝贝似地爱着那对辫子，每天都会认真地梳理。

后来，父亲走后，家庭经济捉襟见肘。一次，我见她从集市上回来，剪了短发，便好奇地问道：“妈，您的辫子呢？”她回我：“辫子长了太麻烦，洗和梳都很费时间，我现在剪短了是不是很好看？”我还真以为她是嫌这么些年梳洗烦了，直到后来，她和隔壁的三婶拉家常，我听见她说：“家里没钱呢，我家华儿

要上学，我再怎么样也不能耽误她。要不我也不会想到把辫子卖了，这两条辫子都跟了我三十多年，我真是舍不得。”

住在农村，经济来源极少，母亲想到蓄起头发卖。她的发质好，头发长得也快，母亲的辫子，每两年都会卖上一笔钱。那一年赶年集，我和她去逛街，一个收头发的贩子总是跟在她身后，缠着要买她的头发，可她想过一个漂亮的年再说，但那个贩子后来出的价格让母亲心动了，她决定卖掉头发，我就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将发辫解开，然后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母亲的头发换回了好几张大团结。母亲甚至来不及照照镜子里自己的样子，马上接过钱贪婪地数了好几遍，满足地放进贴身的口袋里。那一天，母亲用卖头发的钱，给我添了一套漂亮的棉衣棉裤，又买了一些过年的必备品，剩余的一点钱，她说要留着给我做生活费。

我一直都觉得母亲还是那么漂亮，那么年轻，现在，看着她青丝里夹杂着那些白发，再看她脸上的沟沟壑壑，我突然发现，母亲老了。我的泪，禁不住涌出眼眶。好半天，我才调整好情绪，调皮地问她：“妈，您还怀念您的大辫子吗？那辫子真的好漂亮。”她轻描淡写地回我：“那有啥好看的，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”可我分明发现，当我提到辫子时，母亲的眼睛亮了。

母亲的长辫子，是我记忆里的那一抹温暖，我铭记于心，常怀感恩。

图片故事

那些隐藏着的幸福

□王国梁 文/图

小区门卫李大爷是个乐观开朗的人。他每月工资800多块，日子过得紧张，所以不当班的时候就到处捡瓶瓶罐罐，换点小钱。每每捡到一只易拉罐，他兴奋得像捡到个金元宝似的，眼角的皱纹都挤成菊花了。我以为，李大爷这样的所谓“社会底层”的人，生活艰辛，幸福对他们来说，一定是遥远的吧。

那天，李大爷眉开眼笑地对我说，上个月他光捡瓶瓶罐罐就卖了200多块呢！他还说，上大学的儿子很争气，现在勤工俭学，从来不花家里一分钱。李大爷说起儿子，眼角的皱纹又挤成了菊花了，话说起来没完没了。儿子说了，他挣的钱留着养老。李大爷没别的爱好，就喜欢有空时唱点小曲，或者买上两个小菜，喝点小酒。我这才发现，李大爷是幸福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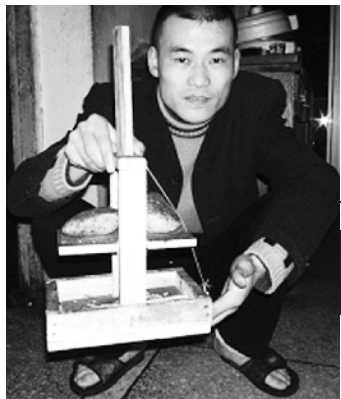
小区不远处，有一排简陋的平房，很多农民工就租住在那里。我认识一对外地来的夫妻，男人在建筑工地干活，女人除了照顾孩子，有空还到建筑工地帮男人干活。她总说，老公太辛苦，每天干完活，腰都直不起来。我劝她说，干活不要拼命，年轻时透支体力，老了身体会受影响的。女人摇摇头说，老家有



老人要养，明年还要盖房子，不挣点钱怎么行。生活艰辛，幸福对他们来说是那么高不可攀。

我问女人，过节的时候回老家吗？她说，不回去，把钱寄给老人，也心安了。我叹口气说，你们背井离乡，真够不容易的。她却说，没有什么不容易的，人就像鸟儿一样，飞到哪儿就在那儿，整个窝过日子，挣到钱了，能孝敬老人，还能给儿子买玩具，一家人挺开心的。“人就像鸟儿一样”，这是我听到的最精彩的比喻，出自这样一个平凡的女人之口，她的乐观让我看到了她身上幸福的光环。

总有一些幸福，隐藏起来，被我们忽略了。幸福从来都是不分地位，不分贵贱的。即使你看到了卑微、艰辛甚至苦难，也不能否认幸福的存在。幸福就是一位善解人意的信使，总是垂青于那些懂得知足和心怀感恩的人。



工友情怀

捕鼠记

□朱宜尧 文/图

朝老鼠砸去。老鼠顺着墙角躲闪，来来回回，一边发出尖叫声。郭旺看出了门道，就在墙角的拐角处挤死了这只大老鼠。

这件事在段里的文艺汇演中，被班书记编成了快板，本想好好宣扬一番“郭大侠”大战大老鼠。班书记在台下练得如鱼得水，可是上了台，舞台一大，灯光一闪，心突突地跳，没了节奏，竟将词儿忘得一干二净，越是急越想不起来，越想不起来是越着急，红着脸，不停地打着快板。这把同事们给乐的，前仰后合的，笑岔了气。

维修工刘权听说三楼有老鼠，也开始笑谈过往经历。那年值班室还在小木楼的时候，刘权值班，当年仓库和值班室还未分开，经常有老鼠出没。别人值班

都没事，可偏偏赶上刘权睡得正香，就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耳边，刘权顺手这么一挡，耳垂一阵钻心地刺痛。刘权起身开灯，见得老鼠“嗖”地钻进墙洞。刘权照了镜子一看，耳朵已经出血了。

刘权这么一说，郭旺害怕了，非得“治服”老鼠不可。下了夜班，郭旺没走，开始自制捕鼠神器。一个废旧的自行车的车筐，拦几道细密的铁线，底面用木板封住，侧面开一个小门。小弹簧吊在中间，只要轻拉小弹簧，就会引起带有联动机构的小门迅速关闭。试了多次，灵敏度终于达到了理想状态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果真不负所望，一只中等大小的老鼠囿于其中。老鼠黑亮黑亮的眼睛望着笼外。围观的人多了，便发出“嗷嗷”的尖叫声，然后一番撞笼鼠窜。

一连几天，郭旺的捕鼠器共捕获三只老鼠。至此，夜里恢复了宁静，值班人员休息好了，精神也更充沛了。